

一层薄纸,透出一份匠心;一次书写,遇见墨香传承;一把提琴,致敬大师经典。在大学专业推陈出新、蓬勃发展的今天,有一群大学生不为纷繁的外界所动,选择了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小众“手作”专业。因为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刻苦练就手头的精妙功夫,唯有浇筑炽爱与匠心才能不负时光。过程虽然艰辛,但他们正沉浸在一种别样的幸福里。

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

# 纸木刀笔磨技艺,

## 一双妙手补千年

历史悠久、卷帙浩繁的中华典籍,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、精神、文化,更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。时光荏苒,许多古籍面临虫蛀、风蚀、水浸、火炙等威胁,存在脆化、絮化、霉变、破损等“伤情”。要对古籍抢救性修复,亟需古籍修复师们凭借修补千年的技艺与时间赛跑。

在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,有一个只招收研究生的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。仿佛与外界的喧嚣和浮躁隔离一般,安安静静地埋首故纸残页,认真习得修复技艺,是这群年轻人的心之所向。

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图书馆的古籍修复空间,是研一的王雨和他的同学每周四下午上“古籍修复基础实践”课的地方,他和同学们总是习惯性地提早不少时间抵达,彼此交流一下学习心得,又或者分享互相之间又淘到了怎样的破损古籍。这样的时光,对他们来说,是一种期待和渴盼。

“我和这个专业结缘,回忆起来也算是有一段比较有趣的经历,现在,我好庆幸当时刷到了这部纪录片。”王雨说,本科学编辑出版学的他当时正处于研究生推免阶段,去读什么专业,在他内心尚且存在不确定性。有一天,他在B站上刷到一部央视的纪录片《古书复活记》,里头专门提到了古籍修复事业,这也是他第一次了解到还有古籍修复师这样一个职业。

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当晚,他看到了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简章,思考过后就决定报名。“与这个专业产生链接或许有着机缘巧合,但目前来说,我觉得这很适合我。”在日后的学习中,王雨对课程和实践总是充满期待,反复训练是必要的环节,笨拙的手势和总也做得不好的焦虑,都会在实践中渐渐消解。

上学期有一门修复基础课,大家要自己制作线装书,老师的要求是必须手工去裁切书页,对于初学者来说,实有难度。王雨是一个追求细节完美的人,他默默花上了数倍的时间,一遍遍地尝试。“要求交两本线装书,我制作了四本,还有一些不太理想的,送给了我的舍友留念。”

王雨的师兄师姐求职时,都会经过对“手艺活”的严格考察,



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修复古籍。

这也给了他一个启示,就是在平时的学习、练习、实践过程中,加强巩固,熟练掌握各项技能,赋予手艺的精进以足够的耐心和时间,认真对待每一个环节。在王雨看来,这都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古籍修复师必不可少的磨砺,他正在为之努力。

徐晴是王雨的同学,她本科学的是古典文献学。“古籍保护对于文献的整理研究很重要,目前大量的古籍亟待抢救性修复,能把它留下来,以待后人研究,大概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。”

“要是我能修复古籍呢?”这在徐晴心中埋下种子,加上从小喜欢手工,性格又安静,喜欢传统文化,她相信,古籍修复作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学科,很适合自己,在选择研究生专业时,便一眼相中了如今的专业。

古籍修复,对于细心和耐心有着极致的要求,当时线装书的作业同样给了徐晴一个下马威。首先是练刀工,根据要求,她要交一定宽度和一定厚度的纸条。“一开始以为很简单,上手后就会发现美工刀裁切时很容易出现裂口,尤其是非常薄的纸,我练了足足一刀纸。”

时光仿佛静止一般,那个下午,她在修复空间里安安静静地从16点练习到了22点,丝毫不觉枯燥和无聊。切纸,看上去与修复没有什么关系,其实不然。正常修复过程中,很难避免和原边不够严丝合缝,因此,修复之后还要对书页进行裁切,对刀工的精准性极具挑战。

“摸古书常常带给我一种很

神奇的感觉,会让人心静。同时,古籍上承载的文化都是非常宝贵的,是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中华文明。未来,如果能有机会继续和古籍打交道,我觉得,这会是很理想的工作状态。”徐晴对正在和继续通往的道路充满憧憬。

看着眼前勤奋好学的年轻人,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专家邱晓刚很是感动。40多年前,他最初接触古籍修复,正是眼前这些孩子们的年纪。“你们年轻人应该去关注,应该去研究”,当年20岁出头的邱晓刚写信请教近现代古籍修复“一代国手”张士达先生,正因先生的这一句话,一直钻研并坚持至今。因而,他也对年轻人充满了诸多期待。

找到和原籍色泽、纹路相仿的旧纸,曾是修复最为重要的第一步,这种旧纸也被称为“补纸”,但现实中要找到极为不易。后来,邱晓刚和他的老师一起创造了新的修复方法:“纸浆修复法”。

“它的原理是在搅拌机中放入手工纸,加水打成浆状,配制成修补纸浆,再使用滴管吸取纸浆滴落在书页破损处,让纸浆自然停留在破损书页周围,经过干燥压平后,形成牢固而稳定的补纸。这就是利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浇浆法。”邱晓刚说,从实践来看,修复效率也比传统补纸高许多,经过岁月的检验后,被证明行之有效。

一双妙手补千年。“当下,年轻人学修复从事修复遇上了最好的时代,国家重视,而他们有高学历,又是复合型人才,如果有学化学的、学生物的、学物理的,都来从事这项工作,那就不得了,可以创造更多的方法,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。”邱晓刚说,我们对古籍的“欠账”太多了,真心希望更多年轻人的加入,让沉寂在书库里面的破损古籍“活”起来。



2022级书法篆刻专业的研究生给自己的教室取名“敦复堂”。

## 印刻经典

复旦大学有古籍修复,华东师范大学则有墨香萦绕。

延请名师汲取各家之长、用“毛笔日记”实现日常书写、倡导创作学术“两翼齐飞”,这成为书法篆刻领域火出圈的“华东师大现象”。2014年至今,华东师大书法篆刻办学恰好走过十年历程,160余名研究生毕业生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,推广大众美育,印刻经典传承墨香,从课堂起步,开枝散叶。

在闵行校区美术学院有几间特殊的教室,那是书法篆刻专业的专用教室,书法系主任张索教授提倡每个年级都要有自己的“堂号”,步入这里,便会激发起特别的课堂仪式感。每位同学都有自己的创作台,练习书法和篆刻,全部在自己最为熟悉的一方空间里展开。

“敦复堂”三个字悬挂在属于2022级书法篆刻专业14名研究生的教室黑板上。程羽瑄是其中一名学生,她5岁时与书法结缘,“书法不仅让我感到静心,而且帮助我获得满满的自足感。”程羽瑄本科就读于兰亭书法艺术学院,就在当年王羲之写下《兰亭集序》之处的对面,一个非常有氛围感的学习场所,让人沉心静气。

在她看来,中国的书法篆刻本身就是一门顶流的传统艺术。最近的课程,大家开始学习写大条幅的作品,“写大字能让我感到很畅快,人的状态也放松。”当下,程羽瑄正在揣摩和实践王铎的作品,王铎的笔法、结体、章法和墨法上都有创新,这也需要她通过大量的练习,让运笔更显灵活。“通会之际,人书俱老。”程羽瑄说,这句出自唐

代书法家孙过庭《书谱》里的话意思是,想要达到某一境界,一定需要持久的坚持与努力,而这正是她一直在做的事情。

借助华东师范大学“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篆刻传承基地”这一优势,结合专业所学,程羽瑄还和同学们开展了大量篆刻辐射社区、高校、中小学的活动,将篆刻体验、金石传拓与竹刻传播广泛传播出去。

在最近的“吾道含章——华东师范大学书法篆刻办学十年展”上,48方印章特别引人注目。篆刻也是这一专业的教学特色,展陈的印章从古玺、秦印、汉印到鸟虫、流派,诸体兼具,风格多样。一幅幅自撰自书的对联,也无不体现着学校在书法篆刻方向追求“书印兼善”“文书俱佳”的教学理念与传统。

程羽瑄未来想当一名中小学教师,教更多的青少年书法和篆刻,“不要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淹没”,这是心愿,也是使命。在她创作台对面的蔡峥是一名今后想在高校成为美育工作者的男生。在蔡峥眼里,同窗都十分优秀刻苦,这带动了整体的气氛,每天夜晚,书法教室的光亮成为独特的风景,很多同学都在这里练习和创作,甚至老师都会陪着大家一起熬夜。

汉字是中华民族瑰宝,是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。让所有研究生同学最为难忘的一门“必修课”是会相伴三年的“毛笔日记”。程羽瑄和蔡峥专门买了古风笔记本,线装装帧,从右向左,让日更的“毛笔日记”更显古韵悠扬,带着生活的情感与灵动,附着

